

普利策奖得主安娜·昆德兰的代表作

Anna Quindlen



安娜·昆德兰 著
李 佳 译

“一位母亲，一个女儿，一次令人心碎的抉择”

One 亲情无价

True Thing

根据本小說改编的电影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奖。

奥斯卡影后梅丽尔·斯特里普、金球奖影后茱妮·齐薇格和奥斯卡影帝威廉·赫特共同加盟了《亲情无价》的拍摄。

辽宁教育出版社

《纽约时报》畅销书

One 亲情无价

True Thing

安娜·昆德兰 著
李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情无价/(美)昆德兰著;李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2

ISBN 7-5382-7299-2

I. 亲... II. ①昆... 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2046 号

ONE TRUE THING by Anna Quindlen

Copyright © 1994 by Anna Quindle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rtetsmann Asia Publishi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 Anna Quindlen 授权,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腾飞照相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8.75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 杨 涤

封面设计: 汤 宝 版式设计: 南京展望

定价: 20.00 元

家是令人神注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家一样。

吾爱吾爱。那是一种同家的所在地与家的外观不相关的爱。

我热爱家里那些哑然无声的东西：热水器、塑料衣架，甚至头顶上时常漏水的屋顶。就是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营造了家的氛围——一个对我和我的家人而言可靠、稳定、可以享受隐私的所在。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夫复何求？家，就是一切。

——安娜·昆德兰

序

看守所不是监狱，看守所的环境没有你想像中的糟糕。老电影、电视记录片里的监狱灰暗、肮脏，处处都有监视塔，高墙上有带刺的铁丝环绕。在监狱里囚犯用铁匙敲打狱栏，在院子里策划逃狱。他们让最小的男孩溜进浴室，狱警会装作没看见，好让他寻路逃出去，鲜血混着汗水从他稚嫩的腿上流下来……从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至少我觉得监狱是这样的。

但是看守所不是这样的，至少蒙哥马利的看守所不是这样的。这里有两个小房间，加起来也没有我家里的小阁楼大。这里也有栏杆，但门是手动开启的，不是那种牢不可破的遥控电动门。很安逸舒适的牢房，适合背着皮质旅行袋，带着男高音腔的城里流浪者居住。

牢房里有张置物架般的小床，还有厕所，地上铺着一张沾满污点的地毯。那地毯和兰浩纪念医院的差不多一模一样，让我怀疑他们用的是同一家装修代理。拍完照片印过指纹后，我回到牢房，牢房的门关上了，带我过来的警察很同情地望了我一眼。高中时，我们曾参加过同一个初级法语班。他毕业时通过补考得了个“及格”，我发奋学习后得了法语协会的奖学金。他的脚步声远去后，屋里一片寂静。

前面，调度员坐的位置上传来生疏的打字声，警察的对讲机里偶尔传出两声怪叫，上面天花板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仿佛是电

流通过电线的声音。头顶上是白炽灯，闪烁着惨白的灯光。

现在，在医院工作时，有时候我出神凝望，还会看到那个天花板、那个灯光，感觉又回到了那个狭小的空间。不过还好，这段回忆也并不怎么痛苦。

坐在狭窄的小床上，两手轻轻垂在膝间，我感觉很放松。监狱，监狱，我自己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回想着《最后的表演》中爱德华·罗宾森龌龊的嘴里蹦出的污言秽语。这个片子是在家里看的，房间昏暗，屏幕灰蓝，像鲨鱼皮的颜色一样，爸爸妈妈在楼上都已经睡着了。想起电视和空荡荡的家，我突然感觉很孤单，很孤单。

我侧卧在床上，双手放在胸前，闭着眼睛，希望能听到一个声音，要一杯茶的声音，要一杯水、一片三明治或一些吗啡的声音。但是，没有人说话，没人再需要我了。我感到了许久以来都没有过的平静和自由。在看守所里感到了自由。

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我不会再想起爸爸平整的黑发，因岁月和辛劳而略显呆滞的面容；不会再想起爸爸一勺一勺把糯米布丁喂到妈妈肌肉松懈的嘴里，像老鸦照顾柔弱的小乌鸦一样；不会再想起爸爸嘴上的曲线，妈妈肌肉松弛的舌头；不会再想起妈妈脸上有时因为爱和失望而片刻闪烁着的光芒。

我至今仍会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起这个场景，回想起这个场景中的每个细节，尤其是爸爸、妈妈眼中的神情。在看守所的那个晚上，有几个小时，这个场景忽然消失了，只剩下耳中的嗡嗡声。

夏天走在兰浩的街上，尤其是我住的高楼大厦云集的地方，总有这种嗡嗡声。站定了仔细听会听出这是成百上千个空调发出的声音。它们把凉爽、干净、舒适的空气吹进同样凉爽、干净、舒适的房间里。我们就住在这样的房间里。

兰浩就是这样的。但是过去的几个月里妈妈过的可不是这样的生活：为了放医用床，书房里的睡椅被塞进了厅里，为了留出轮椅的通道，家具都靠墙放了，后来天鹅绒的椅套上也沾满了唾液和呕吐物。

闭着眼睛，我眼前的暗红色的灯光，让我想起了秋天傍晚街上川流不息的车灯。在那段奇妙的时间里，车一辆一辆地从我家门前的马路上开过，拐到停车道上，或继续向远方开去。这些人里有小时候我的儿科医生贝尔奈普先生，痴迷于高尔夫球的财务顾问富莱尔先生，高中校长丁格先生，丁格校长也只能住在这个他岳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里——别的房子他负担不起。

接着，天黑了，街灯亮了，嗡嗡作响。这个时候，还会有几个人来。贝斯特先生总是最后一个，他是区律师。我弟弟布莱恩以前每天早上都会给他送《论坛报》。太阳刚刚升起，布莱恩就会骑着自行车出发，蹬上长满富贵草的小斜坡就是贝斯特先生家。天刚亮贝斯特先生就会站在门口等着，冬天穿条绒外套，夏天穿泡泡纱外套，很不耐烦的样子，趿着皮拖鞋抖着脚。他从来都不给布莱恩小费，只有一次选举年的时候给过布莱恩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希望最强的人能赢”。

我在看守所里又要迎来下一个选举年了。

一个警察局的官员走过我的牢房，我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斯科普，但他名签上写着他的本名是艾德文什么的。去年十二月圣诞树亮灯仪式时我见过他。那年我妈妈的圣诞树是最漂亮的，装饰华丽，上面挂了一个巨大的红色蝴蝶结。他原来是棒球队的队员，什么比赛都坐着看到最后。坐在长凳上他宽宽的背好像书立着一样，长凳的另一头坐着一个叫比尔的矮个子家伙，他们两个会一直等到比赛结束，队员们从球场上下来的那几分钟里他们可

以再感受一下紧张较量的滋味，仿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我弟弟杰夫很可能认识他，他还有几个男孩子住在村外哥德式的房子里，房前是一条颠簸的土路。

镇里有很多这种房子。夏天房子外面长得最高的作物就是玉米，西红柿跟夏南瓜也会摆在房前的架子上卖。八月份，有时夏南瓜会长得像棒球棍一样大，没人会要这样的夏南瓜。妈妈说，只有还顶着花的小嫩瓜才能吃。孩子们就会用这样的夏南瓜在阳光柔媚的森林里敲打着树取乐。

蒙哥马利有大片的农田和森林。在这里的一条乱糟糟的街道上有自助商店、匹萨饼屋、电器折扣店、迷你超市和理发店。走过这条街就是兰浩了，一个完美的大学城。漂亮的门廊和扇形窗，道路两边是粗壮的橡树，春天这里开满杜鹃，夏天则满是八仙花，秋天路旁堆满落叶。兰浩有一家鞋店里面挤满了流浪者；有一家珠宝店，卖各种各样的图章戒指；还有一个一对老夫妻开的书店，太太伊莎贝尔，先生迪安度恩。度恩夫妇是从繁忙的都市搬过来的，他们从来不看书，因为他们知道书里的一切，像兰浩镇上的人一样知道他们的世界里的一切。

“看守所不合适在兰浩”，住在这儿的人经常使用这样的词语。从不同的措词里，你就能判断出谁住在橡树成行的街区，谁住在郊区粗糙的房子里和房车里。看守所在煤气站和仓库上面一点的地方。

那个警察，斯科普晚上过来看我，他以为我一定一边哭一边觉得害怕、孤单，入狱四个小时了，爸爸还没有过来交保释金，我一定已经快发疯了。爸爸没有过来交保释金，没有问我“难受吗，亲爱的？”那种语气还有他目光炯炯的眼睛，睿智迷人的风度，出口成章的口才，几乎令我的几个朋友为他痴迷。当我刚被关在这

里的时候，警察们都觉得会看到爸爸在门口咆哮，迈着大步走过来，问：“我想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爸爸是兰浩大学英语系主任，以他的英式语法见长。当他在妇女协会、书评会讲《大卫克波菲尔》、《傲慢与偏见》时非常受欢迎。我小一点的时候爸爸叫我小奈儿。

妈妈有时候亲昵地叫我艾丽。

但是爸爸并没有保释我出去。这个年轻警察自然以为这个女人一定是吓坏了，所以过来看看。令他惊讶的是我居然睡着了，亮着灯，双腿蜷缩着，双手放在颌下，好像在祈祷。至少他对《论坛报》是这么说的。

我弟弟杰夫和福伯格太太认为还是让我了解别人是怎样看待我的比较好，所以他们把报道拿来给我看。报纸上写年轻警察觉得很“震惊”，很“怀疑”。他说在学校的时候我总是很冷酷、傲慢、自信，他说的没错。他还说我很聪明，也没错。

但对于有些事情他比我聪明，他知道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在监狱里，一定会整晚想着旁人的嘲弄、监狱的恐怖，内心充满愤怒，因为她被起诉谋杀她的亲生妈妈。

奇怪的是他却发现我睡着了，脸上还有一丝微笑。

第二天早上，因被指控故意杀害凯瑟琳·古尔登，我被带到法庭上，有人拍照，从照片上你还能看到我脸上的一丝微笑。但法庭上的摄影师并没有捕捉到我的这个表情。只拍到法庭指派律师坐在我旁边，他身上的淡蓝色外套散发着一股涂料味，一定是挤在不通风的小屋子里工作造成的。

（我记得任何由穿淡蓝色衣服辩护的人几乎都会被判有罪。他不但穿淡蓝色衣服，而且衬衫袖还是短的。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

下午，交了一万元现金，抵押了一套四室带地下室的房子之后，我离开了蒙哥马利监狱。市政府大楼旁边的小路上已经树影斑驳。我睡着时那种笑容仍挂在脸上，我直挺的鼻子和尖下颌中间挂着新月样的笑容。

《论坛报》上登了一张我的照片，脸上挂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黑发从额前一直辫到脑后，下颌是傲慢的V字型，肥大的白色毛衣厚呢外套盖着脏兮兮的牛仔裤，一边脸上还有污渍。我知道，那为数不多的几个爱着我的人看了这张照片会想，这就是艾伦致命的傲慢，在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保持微笑。

确实也有一些人这样说，但我从来都不作回应。我一走到外面就有人走到我面前，拿着相机不怀好意地对着我，用刺耳的声音说“对着镜头笑，艾丽，你笑起来很漂亮”。

接着在我的脑海里妈妈又说话了，那么真切，还有贝基夏普、皮普跟海微山牡小姐等所有莫须有的人物，很久以前爸爸曾在我面前赞扬过她们。妈妈在说话，我努力听着，因为我怕如果不听，她的声音会慢慢消失，脆弱的魂灵会化作小光点然后消失，永远消失，我努力听她说话，因为我爱她。从小到大，她对我，对我们的要求那么少，难道我连对着镜头笑这点小事都做不了吗？

到后来妈妈病重的时候，无论她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包括我讨厌的事情。我尽量忍受着她身上的酸臭味，稻草样干枯的头发，便盆的味道和药丸的气味。但是如果不吃药妈妈会大喊大叫，扭曲挣扎着像蒙哥马利河岸边被利钩钓到的鲑鱼一样。

我默默地做了所有的事情，忍着不叫，不喊出来——“我也快被折磨死了”。妈妈知道我很难受，她感觉得出来。她在厅里的沙发上无声无息地哭泣，眼泪流过她灰暗发黄、瘦削的脸颊，流到整洁的棉布上。妈妈以前经常用这些做沙发套，或给旧灯做罩，

妈妈还在那个台灯上画了小花摆在我的卧室里。我努力让妈妈感觉舒服,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除了最后一次她让我做的事情。

不论警察和区律师怎么说,报纸上怎样写,人们怎样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就是我没有杀我的妈妈,不过我真希望我做过了。

One True Thing

亲 情 无 价

上 篇



八

月末九月初一个闷热的周末，印象中我们生活中最后一天平静的时光，那天兰浩的天空灰暗、低沉，云层像条旧羊毛围巾一样把镇两边的山连在了一起。开着杰夫的敞棚吉普，我们去买冰淇淋，张着双臂，迎着风。我的两个弟弟小的时候就很漂亮，现在都长成很帅的小伙子了。布莱恩继承了爸爸的黑头发蓝眼睛，杰夫褐色头发、琥珀色眼睛，狭长的脸颊上长着小雀斑，很像妈妈。

打完暑期工，两个人现在都黑了，一个做了露营顾问，一个做了园艺设计。而我脸色苍白，我的周末都是在纽约办公室里度过的，把去海滩的时间都花在鸡尾酒会上了，酒会上我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黑色素和维生素 A 酸。

后来我很后悔为什么我没能更珍惜那天，像品尝冰淇淋一样仔细品味那天，为什么我当时体会不到如此正常平凡的生活是多么幸福。但其实只有不再拥有时才能体会它的可贵。那天之后一切幸福生活都结束了。那天是星期四，我还是老样子，自鸣得意，一帆风顺。

问过我在杂志社工作后，杰夫说：“艾伦过得真好，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赚钱，参加个宴会，跟别人聊聊，在杂志上调侃一下某人就行了。就好像呼吸、打网球就能赚钱一样。”

“你打网球也能赚钱。”我说，“那叫网球手。”

“对，”杰夫说，“爸爸会同意吗？”他吮着甜筒，“爸爸，‘脑力生

活先生’会同意我去做网球手吗？我会在业余时间看福楼拜的小说的。”

“你们俩想自己选择生活方向不问爸爸可以吗？”我说。

杰夫怪叫着嘲笑我说：“太好了，艾伦·古尔登放弃恋父情结了！但是都二十四岁了有点太晚了。”

“我做什么妈妈都不反对。”布莱恩说。

“哦，妈妈。”杰夫说。

“杰夫。布莱恩！”停车场那边有人喊，他俩挥挥手，说：“你好。”

“没人理我了。”我说。

杰夫说：“你在这儿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别的意思，艾伦，你太急功近利了，总是这样，大家不喜欢急功近利的人。他们怕受伤害。”

“你说话怎么像广播里的评论员一样？”我说。

“看见了吧，艾伦从来都不放松。纽约真是适合她。一个紧张兮兮的城市，那儿的人在家乡也不放松。再见，回到弱肉强食的地方去吧。”

云层很低所以光线昏暗，像暗室里就点着一盏小灯一样。脚下的沥青都软了，和鸡尾酒会上香水味弥漫一样，整个兰浩都飘散着木炭味儿。爸爸傍晚才回来，不过我们早就习惯了：他在书房里站了一会儿，倚在门框上，不过很奇怪，他没说什么就迈着沉重的脚步上楼去了。

两个弟弟并没觉得奇怪，很多父子相处都是这样：紧张、微妙、呆板。但对我来说很奇怪。我一直认为我可能不了解他的心情，但我了解他的想法。我每次从学校回家，后来是每次从市里回来，爸爸就会叫我去他的书房，书房里暗色的家具，暗淡的灯

光，爸爸身体前倾着坐在椅子上，简单的一句话，“讲讲吧”。

我就开始把我所有的事情讲给他听，某著名作家啊，我跟编辑争论的句法啊，我路过时看到楼下的邻居弹斯卡拉蒂的曲子，弹得很好但很单调啊，还用那种过时的大键琴等等之类的。

我常常觉得这就像政府职员汇报工作，或者像薛拉莎德取悦苏丹王一样。有时候我还编故事，编很精彩的故事，这样爸爸就会靠在椅子上，很轻松很专注地听我讲，就像他给学生讲课那样专注。有时候讲完了爸爸会说“有意思”。我就会觉得很满足了。

那天妈妈在医院里，总是这样，妈妈不在家，家里就像旅店一样。这是妈妈的房子，真的。如果有人提起家庭主妇，我的反应是肯定没有我妈做得好。妈妈理家无可挑剔。做饭饮食均衡，还会跑去报烹饪班，像电影里一样戴着头巾打扫房间。妈妈贴墙壁纸的时候，会把屋子里的相框也贴上同样的纸，里面放进家庭照，摆在衣柜上或床头柜上。

家里厅里最大的两幅照片是爸爸妈妈的合影。一张是他们站在门廊前照的，妈妈双手挽着爸爸的胳膊，脸上闪现着幸福的微笑，仿佛此时此刻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她的身体略微偏向他，爸爸正对着镜头，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表情严肃，眼中流露出一不屑的神情。

之前我和乔纳森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从钢琴上拿下来那张照片说，照片里爸爸看起来像是会挖出你的心来烤着当晚餐吃，然后再把你的老婆当甜点吃了的那种人。必须承认爸爸和乔纳森之间的关系不太好。可以这样形容，他们在同时争夺一个女人的灵魂。

我不知道爸爸是仍然把那张照片摆在钢琴上，还是把妈妈幸福的笑脸放进黑洞洞的抽屉里了。

另外一张照片上妈妈在一边挽着爸爸的胳膊，我挽着另一边。照片里，在阳光下爸爸的视线偏到一边，微笑着。这张是乔纳森拍的。现在摆在我梳妆台上，这是古尔登家三边关系的真实见证。

妈妈看到我的房间会感觉很难受，床上是脏兮兮的白床单，立式灯胡乱摆了个地方，一看就不是家庭主妇收拾的。住在这里的是听到电话留言就又匆匆离去的人。

但妈妈不会像其他妈妈那样说我。她会给我买东西，不贵又漂亮的画，或者是抱枕。妈妈安排抱枕、挂画的时候，会笑着跟我说：“我们真是不一样，艾丽。”妈妈这话说了无数遍，但她从来没注意到，这会让人觉得如果你和一个大家都认为很优秀的人不同，那就意味着你本人有问题。

妈妈很喜欢去五金店，费尔普斯五金店，那里的销售人员也很喜欢妈妈。爸爸经常挖苦妈妈：“又去，她是用身体去付这个月的费用吧！”爸爸经常这样挖苦妈妈，对着我挖苦妈妈。

那是我们幸福生活中的一天，我和两个弟弟去了泰斯特冷饮店。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们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说说笑笑，做了几个汉堡吃，看了会儿电视。第二天早上爸爸下楼了，他的卡其裤皱皱的，蓝衬衣卷到胳膊上了。爸爸让我们都坐下。他靠着橱柜，我坐在他对面，喝着杯橙汁。我的两个弟弟坐在桌子两边，妈妈编的椅子上。妈妈编得很好。这些东西是妈妈的全部生活。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我小的时候，有时候妈妈会唱歌哄我睡觉，但我更想让爸爸哄，因为爸爸总唱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很好玩：“摇篮曲，晚安，摇篮曲，晚安，意大利人的通心粉。”妈妈总唱一个没意思的小调，就一句话“平安健康”一遍又一遍地唱。一听到我马上就会睡着。